

商水縣志卷十三

麗藻志三

書說訓

東漢

遺哀譚書

建安八年

劉表

高平人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殞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匈督絕為異商水縣志

卷十三

麗藻志

一

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闕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讎之計已決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疆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勾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續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可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世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

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

後漢書袁紹傳

遺袁尚書 同上

劉表

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疆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濟然後尅得其和能爲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商水縣志

卷十三

麗藻志

二

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尅已復禮當振旅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返遵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况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遣田父之獲者也憤躍鵠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

後漢書袁紹傳注引魏氏

春秋

獻袁譚書 建安九年

審配 魏郡人

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圖危宗廟剝亂國家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涕以斃管蔡之獄季友獻欵而行叔牙之誅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海內遠近誰不備

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至今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闕沈之迹放兵鈔突屠城殺吏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位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啟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躬布體以聽斧鑕之刑如商水縣志

卷十三

麗藻志

三

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以賜環玦

後漢書袁紹傳

清

與王煇臣明經書

拔貢劉斌

項城人

光緒甲辰予與商水王君煇臣同館鄧城鎮見其爲解心

泉先生作傳黔陽宦裔一介孤高晚抱西河痛竟致絕祀

因無宗親以其子婦王氏之弟承嗣非禮也致書以辨

解心泉先生潛德幽光得大作以闡揚之必傳無疑矣抑尤有待商者其以嫺家子承嗣一節非禮之甚他人無責焉先生固讀書

知禮之儒也此舉倘不釐正而變通之恐爲盛德之累敢申其說

以質高明查異姓爲後古禮今律皆所不許雖本朝秦文恭公五

禮通攷取金史張詩之事

詩本李氏子育於張氏後未歸宗

近時曾文正公爲提

督李朝斌爲後異姓

朝斌本王氏子育於李氏

奏明立案究屬一時曲說無當

於禮斌已力辨其非

詳劉氏族譜明義中

或謂先生以媀家子爲後較之乞

養異姓不知誰何之子者有別抑或可行是亦不然昔鄆子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鄆外孫固媀之最親者且不可爲後况媀家子乎且媀家子之不可爲後於禮固有徵矣禮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妻之黨且不可主喪况可爲後乎先生之以媀家子爲後非其子之妻黨乎故曰非禮之甚者也雖然先生之事有不同於他人者萬里萍飄一家匏繫不但無期功強近之親即遠宗疏族亦無之豈以先生盛德而竟令其斬焉不祀矣乎是亦不能無已則有一焉昔者子朱子嘗有說其門人葉賀孫有姑無子而寡依母家以居賀孫以他日既無所耐又不忍其神之無歸爲問朱子以古禮既廢鄰家里宰必不肯祭商水縣志

卷十三

麗藻志

四

他人之親則從宜祀之別室其亦可也况先生有子而天婦能守志爲有子矣何待立後卽其子婦歿後似續無人爲其子婦立後可也今乃以媀家子秉璋承嗣也爲先生後乎抑爲其子婦後乎以爲爲先生後則兩嫡並立無以處冢婦卽有同父周親且不可况秉璋其子婦之弟也今既承嗣先生於其姊姊之乎抑嫂之乎於其姊之夫姊夫之乎抑兄之乎名不正言不順其何以稱焉以爲爲其子婦後則姊也而母之姊夫也而父之矣昭穆倫序紊亂尤甚必不可也鄙意以爲秉璋今有子矣宜令秉璋仍從本姓居先生家攝其家政奉其寡姊祭祀仍令其姊主之以婦代子於義亦安於禮亦順秉璋之子卽令其姑撫之視如己出他日子長秉璋歸宗而其子留侍其姑卒則祀之如葉賀孫例並祀其姑之夫及其姑之翁姑一以慰苦守之志一以報撫育之恩庶其婦無子

而有子而先生亦無孫而有孫矣此本朱子之說而變通之權宜而不失於正或亦無於禮者之禮乎聞秉璋讀書明理望將此議婉達之未知其首肯否如能挽回俾無成先生通舉吾知九原可作解先生亦當許閣下爲諍友也書此質之高明以爲何如並望質之知禮之君子而是正焉則幸甚矣

採訪稿

清

鄉約六說

知縣 吳道觀 桐城人

聖諭有曰孝順父母

如何是孝順父母人生世間不論貴殘貧富這個身俱是父母生的懷胎十月乳哺三年未病憂兒病偶有些疾病恨不將身替代未曾喫飯先慮兒饑未曾穿衣先慮兒寒千辛萬苦養汝成人這恩如何報答得所以詩經上說撫我育我顧我復我欲

商水縣志

卷十三

麗藻志

五

報深恩昊天罔極迨至成人父母年老該汝供養汝或聽妻子之言而薄父母或有任愚蠢之性言語抵觸父母或有不務生理自己衣食不敷因而凍餓父母或有不知王法自蹈犯罪之事拖累父母種種行徑都是不孝順父母了本縣勸爾百姓各守本等職事安分守己行事誠實勿干法網所以安父母之心時勤時儉早晚供養勿令温飽有缺有病就請醫調治所以安父母之身你今不孝順就是個現在的樣子你的兒子自然照樣不孝你古詩云孝順還生孝順子忤逆定養忤逆兒這個報應昭昭不爽你試看天下不孝順父母的那得昌盛故聖諭首揭云要孝順父母

聖諭有曰尊敬長上

如何是尊敬長上許大世界許多人民都是三個名分管定的

一個禮義約束的就是這個尊敬長上四字莫忽畧看了這個長上不止一端如伯叔祖父母伯叔父母並手足兄弟之類是本族的長上外祖父母姑父母舅母姨之類是外親的長上鄉黨之間有與祖同輩父同輩已同輩而年畧長者亦謂之長上如學教傳醫並百工枝藝之師便是受業的長上比屋連居及相識年長者便是鄰近的長上本縣親臨公祖并大鄉官便是爵位的長上以上長上俱該尊敬近來人至十五歲外氣壯志高才者恃才富者恃富下而市井惡少恃已膂力過人便藐視高年長者如會聚飲酒坐席則占上行路則爭先相率而行風俗大壞本縣勸爾百姓自今以後凡卑幼遇本族尊長自當盡子姪之禮虛心謙退親戚鄰里中相會亦必行讓先坐讓右古人云十年以長以父事之五年以長以兄事之皆言敬長也至

於事府縣道院官長務要遵守法度勿輕易犯法有令必遵有法必奉習成淳厚使人稱爲仁里上官稱爲良民這就是尊敬長上所以這一事是第一要緊事

聖諭有曰和睦鄉里

如何是和睦鄉里這鄉里無非是父祖相交的朋友無非是三親六眷一切盜賊水火之警彼此互相救護百語云遠親不如近鄰孟子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如遇一事被年長者指教一句話便得無數力行一事被親友相幫一肩方便省無限工此是明明效驗今人比屋而居誰無牲畜相犯其相犯能有幾要能涵忍勿以小忿開隙誰人背後無人說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過耳之言不足信即遇有爭訟大事勸小小事勸無勿教唆構訟天下桑田滄海也有個變遷就是日月寒

暑也有個推行貧富窮通自是天下不齊的但有無相資緩急相援自是常理貧者勿妬忌富者勿驕傲彼此相安相勸一里一保俱係良民保得一團和氣逢時遇節攜酒提筐賓主交酌如同家人聚晤一般既無鬪爭怨恨之端一方都是好人盜賊何由而入則和睦鄉里適所以自衛身家之法爾百姓何憚而不爲此

### 聖諭有曰教訓子孫

如何是教訓子孫目前好歹自分榮辱不消說了就到沒世後生得一賢子誰不道某人積德生此好子孫生一不肖誰不道某人不積德生此不肖子孫這三代直道分毫不假借的但人家生子誰不望其強父勝祖其中却有不肖祇緣幼小時父兄不善教訓致令長傲節非習慣成自然長大爲惡至不可挽回

商水縣志

卷十三

麗藻志

七

本縣勸爾百姓凡有子孫者六七歲時即擇蒙師公設學堂各率幼童聽師訓誨不論鄉城多延蒙師以孝經小學朝授之讀書講與聽淺淺解說務使童子畧知孝弟廉耻大義薰習年餘授以四書一經其中敏慧者自能習舉子業即不聰明者少知道理即爲農工商賈自然知理守法爲盛世良民以此遺子孫較之積惡致富以家資貽之被不肖子孫蕩廢孰得孰失爾百姓當自知之本縣見汝商民氣多蠢悍目不識丁者恃力妄行皆由父兄之孝不先子弟之率不謹自後富者固當延師教子貧者亦當設法從師蓋子弟六七歲時習氣未染正好向學極易孝訓勿自錯過時光自悞子弟就是女兒也不可不教訓今日爲我女長大爲人婦全要能讓能順若不自幼教誨蠢傲成性以致婆媳不和妯娌詬詈小則鬪毆大則興訟豈不是家門

之玷此亦是教訓子孫中一事亦附爾百姓知之  
聖諭有曰各安生理

如何是各安生理這生理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不可  
不講求人生各有本等職業上之爲士次則爲農工商賈士則幼而  
從師長而肄業以功名爲生理下此之民或爲農或爲工或爲  
商賈途徑不一其日尋銀鈔歲積錢穀以爲事父母畜妻子之  
資無不同也惟朝朝暮暮勤勤懇懇各安已業功深自有厚獲  
若性情無常屢多變遷如鹵莽耕田欲地產多穀此必不得之  
數也語云惰商必無倍利惰工必無善器此明明可見者本縣  
勸爾百姓務照本分各自力勤日就已所執之業求精求勝自  
然得利足以生活一家纔不負生理二字不然已不務生理朝  
夕衣食無所自出不能忍凍忍餓終至爲非爲盜究竟犯法不  
得久生然則各安生理誠爾百姓生死大關頭豈可不預爲講  
求爾百姓其各慎之

聖諭有曰勿作非爲

如何是勿作非爲朝廷設有法律禁人爲非如犯強盜者斬打  
死人命者殺一切森嚴歷歷可畏非爲之事誰人肯做然有一  
等痴頑百姓少不經父師教訓長不會聽好人言語不知義理  
王法或設巧計騙人或倚公門斂害人或酗酒行兇或執迷賭  
博或不勤力爲農工商賈衣食日覺缺乏生計無資因思歹計  
強者或執刀斧行劫弱者或掏摸偷財種種惡端皆屬非爲所  
不當作者本縣今將爲非緣故一一說與爾百姓聽着爾宜各  
自思忖朝夕間若勤務生理自享飽煖安逸之福若作非爲便  
受徒流絞斬被枷帶鎖之苦天堂地獄只在肯爲之一念孰當



爲孰不當爲爾百姓五更半夜時時靜思將此一個好頭面送入法網何爲也爾等平素端方者益加策勵平素奸邪者及時猛省改過自新思之戒之

聖諭六言宣揚已畢爾聽講百姓勿認作從來套語人人洗心滌慮實實體行不負本縣教誨之心方是朝廷的好百姓訓士六則

教諭 喬時傑 嵩縣人

### 孝順父母

父母是吾身所從出吾身纔生下來父母見是男兒便喜懽慶幸其有子轉懷擔抱只怕他哭我不會喫飯時節晒父母身上津脉又時時怕我有病一遇我有病父母便憂愁起來飯也無心喫覺也無心睡百般生法教我好可一旦病好父母方纔放心到會坐時父母喜其會坐到會走時父母喜其會走眼巴巴

指望我長大成人他到老時做個倚靠又與我娶妻生子做個後代又請先生教我讀書做秀才頂帶榮身父母的恩何等樣重今人做了秀才便說我是天上人那老漢老婆中甚用不去理他甚至還要打罵有好物只與妻子喫穿不管父母凍餓到父母有病時也不理會把父母從前保愛一槩忘了凡事倚靠不着枉費一場辛苦有話無處告訴試想我卽不知父母之恩我未嘗無兒子曉得我愛我之子便知當初父母也是這樣愛我了我忘父母恩不管父母心下如何假使我子忘我之思不管我心下如何我可過得去否這等尋思來令人無處容身人不孝順良心已死犯上作亂無所不爲成何風俗成何世道所以聖諭教人孝順父母孝親之道如諭親於道成個好人又如冬煖夏涼每日多奉好飲食昏定晨省出必告反必面順親之

道如父母教我做好人我就立身端正不作一毫非爲父母教我做好秀才我就奮志勤學必期文章出衆如此則父母之心便常歡喜不煩惱可謂孝子可謂順人異日翱翔皇路亦可以爲忠臣矣如有不遵便是違旨

### 尊敬長上

讀書人存心要公而大不可私而小蓋此心公便大私便小公而大是大人度量大學問大識見大作爲大故能容物能幹大事不屑屑在已身上計較私而小是小人度量小學問小識見小作爲小不能容物不能幹大事只屑屑在已身上計較然何以能公能大惟好義而不好利之故義者天理之宜好義之士此心明於分誼剛強不屈真見得此身親生之君食之凡吾之身若非食君長之水土何以得成此身吾身之功名若非蒙君

尚水縣志

卷十三

麗藻志

十

之恩典何以得成此名今將此身去報君恩尙恐報稱無地反忍以此身去抗傲君長乎必此心時時頂戴君長無事時早完國稅以尊敬之有事時急公赴難以尊敬之方是個秀才小人反是至官長布朝廷仁政以愛養士民使寧室家師長宣朝廷教澤以訓化士民使厚風俗俱是有德於我者皆當馴服而尊敬之也若不順義理而行視長上如胡越便是私小之小人而爲名教之罪人矣至於伯叔父執及兄長須執子弟之禮以事之不可有所冒犯言語必柔順交接必謙讓顏色必溫和作揖時同坐時同行時必依尊卑長幼之序不可僭越一如父親之臨我乃稱仁讓之風而爲比戶可封之士矣豈不美哉如有不遵便是違旨

和睦鄉里

鄉如同省之人同府之人同縣之人皆鄉也里或同村落居住或同里甲當差皆里也鄉里是吾之羽翼亦即吾之一體聖賢視萬物爲一體而不忍傷况鄉里乎孟子曰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里所關最重情意聯屬吾乃可恃以無恐若彼此好構嫌隙忌恨嫉妬搬唆啟釁奸惡萬狀人人相習遂成薄惡之俗沉溺於中至死而不悟也哀哉要亦無人以仁義之道開明其心故至此今秀才固儼然士也士爲四民之首有表率之責焉而先自與人不和睦何以爲庶人倡乎吾謂萬物一體非甚難事只要存個大公無我之心不可只顧自己不管他人死活須是見人有福即如自己得福而爲之慶幸見人有禍即如自己得禍而爲之愁苦不然爾即嫉他有福豈因爾之嫉而減其福爾即樂他有禍豈因爾之樂而更加其禍此等心腸徒折自己

之福叢自己之禍耳存此心者斷不能與人和睦和者一團和氣不乖戾不忿爭也睦者相親相厚不離心不離德也除去不和睦之根便自和睦如有不遵便是違旨

教訓子孫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旨哉斯言人有子孫而能教之使成個有德之人纔是爲父兄道理如任他酗酒浪蕩驚驚成性凌傲尊長不受箴規以決裂爲善物以謙遜爲惡德好惡反常狂悖不經又哉姦淫不法大壞倫紀惹下禍事亡身喪家皆父兄不教之罪也此係父兄大惡不是小過我有子孫承先裕後關係最重必嚴加教訓使知禮義在家中孝順父母兄弟相愛相親夫妻之間亦相敬如賓便是齊齊整整一家好人家的在外邊敬長上信朋友謙卑遜順好善言

喜聞過存心行事俱在天理上豈不是個吉祥善士從此爾熾爾昌自然福履綏之矣雖然目下貧賤後來定要富貴不然則貧賤者亦貧賤即富貴者不久亦貧賤矣教訓之道宜何如須把小學孝經常常與他講讀久之自有進益此教訓子孫之要法也如有不遵便是違旨

### 各安生理

士農工商各有生理生理者養生之理也秀才以讀書爲生理農人以庄稼爲生理工人以手藝爲生理商人以負販爲生理安者安分守己勤謹樂業也秀才以讀書爲事便當安於此而不可妄爲早起晚眠晝夜勤苦書中理趣實實窮究明白看通章主意何在上下血脈貫通處與發端結穴處俱要得其神情且聖賢言語不獨是說他身上道理便是人人共有的道理須

### 商水縣志

#### 卷十三

#### 麗藻志

十一

要將他言語體貼到我身上存心制行毫不敢違方能讀書有得至於文字要選脈落清真詞語風雅法度高古者熟讀詳玩每讀一遍便要將此題在自心中揣摩一番我要這等做却去看此文是如何做必盡得其竅妙若我所揣摩者有合於他亦可自信其不合他處便可正我之非細心體貼方有進益方可放過此便是安於讀書生理至於農人都該安心做莊稼不可游惰工人盡心做器具不可用低假之物哄人商人求財利須要本分公平此便是各安生理如有不遵便是違旨

### 毋作非爲

毋者禁止之辭作即是行非是邪僻爲是幹的的事非爲者不由正道不是天理路上事也如盜竊奸淫酗酒賭博等事俱非正道試看爲盜者那個得善終奸淫良家妻女往往被人殺害

且我淫人之妻女我之妻女定被人淫天理昭昭自是放不過去酗酒者荒廢本業倒街卧巷成個無耻之徒辱沒祖宗父母甚矣賭博者設局騙人之錢傾人之家敗人之產到底自己也弄的忍饑受凍終日漂蕩不幹好事到饑寒時便思量去做賊觸犯王法連身命也不能保思想起來何如守我貧窮就餓死也成個良民不至辱沒祖宗何故做這勾當雖人生俱有一死却不要死的不值錢爲人要有廉耻不可胡爲如有不遵便是

違旨

以上舊志

序引

清

皋治德政編序

吏部季寓庸延令

從來稱賢令之政不才以德何與令惟求適於已則無不才

商水縣志

卷十三

麗藻志

三

見惟求適於民則無不以德見才見者非無德也才勝之矣德見者非無才也德勝之矣所以賢令之政曰德政云若我東皋李公足欽焉公綜羣籍貫諸家孝友推族黨端方重郡國文章意氣爲海內人士所景慕而歸依戊子列萃科壬辰廷對極天人之蘊媿美仲舒備治安之略嗣徽賈誼進而掇取大物如探囊耳而意在親民就除東皋之民愿經亂而不得愿皋之俗淳經亂而不得淳公何以治之跡其蠲羨緡革火耗捐夫價免供應令之廉固應爾去害馬除丹糧賑饑民贍貧士令之惠固應爾綺紈不御藜藿自甘和氣接物虛懷下人令之儉且恭固應爾室無私人庭無私謁豪彊者迸抱屈者理令之公且明固應爾若夫海氣孔熾原注鄭成擾亂旱境功之餘孽率衆登陣衣不解甲者兩閱月而鳴琴甫洽即變操觚日與士子討論正學如丁子子礪石子邇德吳子實王部子昭伯

胥子穀梁子青若許子元錫輩桃李盡在公門則又令之保障陶淑應爾而公總而爲政才與德與才有才情政或毗私才有才鋒政或傷銳即使興其當興未必合民之欲興除其當除未必合民之欲除即合焉而腴理功候之間未必不稍抑民而伸令抑或抑民而伸民也而公惟是總令之應然者以爲政治亂絲不控烹小鮮勿撓牛力之試無厚入於有間恢恢且時進老幼於堂上問所欲而與聚之還民之愿返俗之淳政其所政公無所爲政也令其所令公無所爲令也公無所爲令而德全矣才不足以名之東皋德政之編言發於人之深而歌詠於感之不容已豈有徵發期會於其間哉卓茂太傅魯公司徒公若操券予非臆祝蓋爲其從政蒞民報耶兼報其生平讀書行已焉予令浚儀公年尙幼公令東皋予年已老老而閱令多矣誰其與公並者公河南商水人也商水縣志

卷十三

麗藻志

十四

水合兩河之水以鍾靈毓秀於公來涖東皋其河潤者兩河潤也兩河之潤潤過千里延令距百里而沾之感且誦同讓予老而弁其首

爲如皋邑侯李公德政徵詩引

舉人戴遇如皋人

邑侯李平子先生河北名流隴西望族譚經嶽嶽時論仰其風規辨難鏗鏗士林推爲咨議洛中荀闔號曰無雙都下王澄目之第一蚤策名於館庫遂通籍於京都青春捧檄譽動公卿黃綬專城任關民社俄焉出宰咨爾如皋星分牛斗之躔地縮江淮之轂念頻年之兵燹俗甚苦窳矧比戶之凋殘民稱懼歧路分南北不見魚徐市列東西無非阿若游徼多綵衣之歎郊原來自羽之悲不有神君誰憐赤子侯始下車人皆擊壤唐彬之蒞官一月邑已化成韓稜之視事期年吏咸悅服偶稽天災之洊至適屬洪水之時

行閉閣以思設壇而禱贖鍍羨縉之券焚彼神前颺風急雨之中  
行於市上身爲精衛頓填東海之波人是趙衰遽出中天之日加  
以戶戒苞苴庭爲笠織花稱潘令徧爾寧馨錢號沈郎何來阿堵  
書佐有誦經之暇督郵惟吹笛爲娛客過徐勉止容風月之談室  
有少君不識絢綺之物因之政簡自爾刑清至於性本仁慈政兼  
義惠捐夫役之價則千家以鄭姓名兒除火耗之金則萬戶以賈  
公爲父首繫心乎學校能得士於風塵蕭蕭清俸時充雙鳳之衣  
冽冽廉泉屢饋八龍之食儒素鮮孟郊之涕單寒混趙壹之悲更  
恤時艱尤矜民瘼桃花作粥徧食饑兒菊葉爲糧羣分餓者和氣  
翔於州邑薰風溢及閭閻適者不欺紛然多事江南軻軸出水上  
之盧循河內戈鋌匿草中之乞活長刀大弩所在縱橫白馬青絲  
彌天休息四境苦薪芟之役三時虞鋒鏑之驚葺爾一隅屹焉安  
商水縣志

卷十三

麗藻志

十五

堵登陴而守顧榮之羽扇風流擊楫而言祖述之樓船忼慨轉輸  
靡匱上官旣籍爲金湯供應不煩下邑復安其衽席以是積勞於  
焉盡瘁人思借寇漫言平子之歸田衆願依留豈忍泉明之解組  
乞休之請憲所不俞臥治之風民乃大悅遇等捧徐書於龍陛謀  
升斗於鱸堂庶宇情深歌風筆競幸在憐憫之下可無揚扈之文  
伏冀一時賢達當代儒林人似輶軒祈惠清風之頌書成傳記莫  
遺循吏之名庶裨廉訪之諏謀仰助銓衡之採納企予黃絹惠我  
青箱

以上舉治  
德政編

潁陽琴譜自序

李 郊 邑人

竊琴之理至精至微余何能知余旣不知又何譜之剗劘紛紛爲  
曰此亦猶穴蟻之出入一線自謂能守而固不知九極八埏之寬  
且廣也憶余幼而資性軟弱庸鈍先大人輒撫而憐之每於延師

課讀之餘時懷隱憂謂世態多變人情叵測又恐余年少長嗜慾紛而性情乖家道世事應酬難於樹立因召余而命之曰考古立學成法典樂以教胄子十三學樂著之內則獨惜三代沿革樂經亡失若求美備無害一樂而理含萬有變化無窮者莫妙於琴蓋琴者禁也謂能禁止邪心以理性情況琴制昉於古帝舜揮五絃而解愠阜財滌汙化成七絃繼叙於帝堯而君臣合德孔子至聖亦曾學琴于師襄是知琴固大有益於人之性情家道世事也所以君子無故琴瑟斯須不去汝其有意乎遂博採四方聞雍邱李君襄五乃揮撫名手音聲諧和調衍中州正派不惜重聘敦請於家自雍正甲辰以至己酉歲經五更而余得琴八曲悉屬李君之口傳手授固未嘗見有譜也迨後李君旋里余恐久而易忘弗憚心力逐曲按其音律詳摹手法而譜記八曲後又推廣四曲合訂

一十二曲藏之書篋歷今二十餘年雖未敢遽云性情之正其於世情之他多嗜好淫心蕩志已確然其無所干犯矣且自先大人見背後余之內外酬應世態冷暖於極難周旋中胥得平反就叙者靜言思之皆以性情和緩淡定得焉始歎先大人學琴之訓明苦遠慮爲不可及而琴之成就人材甚鉅也邇來余族中之姪若孫與親友之佳子弟咸就學琴於余勸以八曲四曲傳之梓人以公同好余媿辭再四不得已而強應命敢曰知琴問世乎亦誌先大人之教於勿斁云伏願自今以往二三同志從事於斯道者共遵學琴之成法如對聖賢如臨師保一心志斂神氣端坐席肅容觀靜視聽斲而習之久而安焉余知潛移默化之效舉所謂養性情而變化氣質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或曰歷古琴譜汗牛充棟茲僅以十二曲成編母乃太略乎余聞昔范文正公酷嗜琴生平



止彈履霜一操人因呼爲范履霜未有從而少之者由此以觀琴豈在多乎以貴得乎琴之所以爲琴耳况有余十二曲而類過之乃自可以廣求乎否則天下大矣前瞻後矚來無窮期或即以余譜十二曲用作學琴者行遠登高之一助再爲請質撫琴精微之大方焉亦未始不可是不能不望教於高明叙成復不揣將斯編學琴較他編入手最易之則例臚列于後以便觀覽

### 潁陽琴譜序

陳州董榕  
知府董榕  
豐潤人

余聞諸應劭曰琴者君子所常御足以和人意氣感發善心稽康亦云宣和養素莫善於琴蓋非徒娛心自樂快意自恣而已將以爲治也古者十三學樂無故不去琴瑟故后王君公下逮士庶身通其妙者往往而有自古樂亡失制亦浸以無傳雅鄭不分淫哇莫辨好事者或僅執詞以求之而聲音之道晦矣維至宋介甫王商水縣志

### 卷十三

麗藻志

十七

氏存中沈氏元立夫吳氏其論樂也皆以聲爲主何嘗沾沾於詞乎是取依詠和聲之旨庶幾其近之邪激川縈周李君少承華蔭能屏去世俗嗜好削心約志口講指畫怡情於琴者垂三十年往余判官鎮安時識其爲人恭儉而好禮規言而矩行飲人以和古井不波是固其性情然也抑亦得於琴者深與所著琴譜成來問序於余余細加詳覽散泛之說經緯之倫以乞布指取聲之法獨開窳與不名一能妙解瓶蘄爽若列眉誠操縵家之圭臬也因述主聲不主詞之說以復之并及李君之爲人用告世之學琴者蓋必有李君之性情而後可以學琴也抑余聞之李沂公勉雅好琴嘗撰琴譜李南黎文瓚著琴說今李氏羣從善琴者不下數十人嗟乎又何李氏之多才也

以上潁陽琴譜

### 李千古傷寒論序

翰林院編修程元章  
上蔡人

醫之道何爲而作也蓋天地之氣不齊風寒暑濕燥火凡有觸之而病生人生而不能無七情喜怒憂思悲驚恐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疾亦生焉自非心契造化達乎陰陽通乎神明孰拯斯民於危亡乎昌黎韓子曰有聖人者出然後爲之醫藥以濟天死此神農黃帝岐伯所以嘗百草制方書導養和氣全其天年俾人不至困苦疾厄以陷於危亡而莫之救也厥後以醫名者不啻數百家而著爲論說亦不啻汗牛充棟然其最著者無如張仲景劉河間李東垣朱丹溪四子之中又以仲景爲首稱仲景之書又以傷寒爲最要何也人感於天地嚴寒之氣觸而即發則爲正傷寒蓄至春時而發則轉爲溫病蓄至夏時而發則轉爲熱病變狀百出反掌生殺故仲景於此不憚往復推論以求其詳且盡也雖然仲景之書俱在而能窺其精蘊神明變化讀古人之書而不膠於一轍

則羣推千古李先生爲仲景後一人余少時聞先生名最久未獲聆其教言筮仕以來東西南北又不獲一爰其光儀庚申歸田後始得與先生文孫耀辰玉堂交見其診脈立方應手輒效心竊異之曰以爲神而明之固存其人然其先世所傳必有秘鑰耀辰兄弟以余爲可與言遂出其祖手著一編示余余受而讀之見其一證必有一論論必洞其根源不爲影趨響赴之言一症必有數辨辨必條分縷析不爲籠統模糊之語而又證之以脈理審之於時氣故矢無虛發發必中的噫嘻異哉醫家至此可謂通乎神明契乎造化順乎陰陽者矣可謂拯人之難濟人之急不至困於危而莫之救者矣雖仲景復生何多讓焉今既嘉其書因識數語於簡端以明余景仰之意且以扇耀辰兄弟暨其子孫恪守祖訓黽勉無斁俾天下後世咸指而目之曰千古有孫若此無異千古常在

也是勦余之厚望也夫

李千古  
傷寒論

雲司慊心要案錄序

監察御史李擢英 邑人

余為刑曹未奉留蒙潘文勤公識拔即主稿直隸司先是已點派秋審處嗣復總辦減等而主稿如故八九年辦案甚多其尋常照例與並無棘手之處皆置勿論惟見解不同權力不若而區區之心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卒能不歉於心而獨歉於心是以難也事後追維尚堪自慰略述數事名之曰雲司慊心要案以見當日之不隨同不唯諾止於不餒非有所謂驕亢也至御史任內巡城數年每城期二三十案不等其中摘奸發伏亦復不少然辦罪不過杖笞間有重情徒以上例送刑部非始終其事亦不具載其載者多夾叙夾議所以示子弟非敢質高明也

雲司慊心  
要案錄